

支行行长

上

邓长建 著

支行

上

© 邓长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支行行长 / 邓长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99-3727-4

I. ①支…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4118 号

书 名 支行行长

著 者 邓长建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黄 煜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80 千

印 张 31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27-4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碧云深，碧云深处路难寻 1

望着南来北往的车辆，林牧慈突发奇想，暗暗想道：如果闭上眼睛数到十，睁开眼最先见到的会是辆什么样的车？不如现在就赌一把——若是轿车，将来定会成就一番事业，车子档次越高，成就越加卓著；卡车和面包车就是打工的命，一世平凡，忙忙碌碌度过此生。

第二章 咬定青山不放松 18

空手道是银行内部行长们常玩的一种骗取贷款的手段。一般是内外勾结，行长的家人或朋友先注册一家皮包公司，然后申请贷款。行长就会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将贷款化整为零，分几次贷给这家企业。贷款到期自然是不会还的，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便会找出许多理由宣布破产，甚至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第三章 乱山何处觅行云 31

一个百万富翁死了，留下遗言将他的全部存款作为陪葬。家人就拼命往棺材里塞钱，可是，钱太多怎么也装不完，这时候一个银行家恰好路过，他只讲了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你猜，银行家如何讲的？

第四章 平芜尽处是春山 47

双方为赔偿金开始了下一轮的谈判。谈着谈着，两边的对立渐渐消失，城管里有厂子里凭关系调进去的职工，一说起来竟然又都成了好朋友。小城市与大城市不同，就是一个熟人的社会。

第五章 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

59

到了六月初，省分行的裁员方案和指标也下到香山市分行。因香山市分行是全省亏损大户，裁员指标达到百分之二十，就是说五个人中就要走一个。省分行文件说得很清楚，裁员期间既不能造成员工上访，更不许出案子，哪个二级分行出现严重问题，领导班子集体免职。

第六章 文章糊了盛钱囤

79

杜光洲说：“我只想问一句，依你林行长的计算机水平，若放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做这件事吗？”林牧慈回道：“不会！拿脑袋去冒险的事儿我不做。就算想过富人的日子，我也会凭自己的本事出去闯荡一番，虽然没你这么做起来钱快，但花得踏实。”杜光洲点头说：“林行长，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相信天意吗？”林牧慈回道：“我信，这世上有许多人力不可为的无奈。”杜光洲说：“所以我还是不服，这就是天意，若没你林行长上任，我一定会大功告成。”

第七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

96

像多数搞技术出身的厂长一样，古厂长为人正派，在厂里正常生产的时候一门心思也是用在生产上，等那几位厂长捞得钵满盆满将厂子从兴旺拖向泥淖而完美脱身后，古厂长依然两袖清风，当了个看守破摊子的留守厂长，每月拿六百元的补贴过日子。陶洪亮敲开古厂长家的门时，年过五十的古厂长与同样是下岗的妻子正在吃晚饭，每人面前一碗面条，连个咸菜也没有。

第八章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风景有池塘

112

冬妹也将食指做成勾状，到了林牧慈鼻子前却又停下。林牧慈喊道：“刮呀刮呀。你只管想……行长又如何？照样不被我刮了鼻子？明日我还要

刮省长、总理的鼻子呢。这一想，多大的官也不怕了。”冬妹就在林牧慈鼻子上也轻轻刮了一下。刮毕，林牧慈问道：“感觉如何？”冬妹笑道：“挺爽，挺自豪的，整个橡林支行两百多名员工，哪个敢刮林行长的鼻子？也只有我冬妹啊。”林牧慈说：“多刮几次你的自信就找回来了。”

第九章 云来也是空，雨来也是空

121

冀玉说：“讲心里话，你这个年龄正是性欲旺盛的阶段，我这身子也确实满足不了你，真找个情人我也懒得管你们，只是别往我这儿领就是了。”林牧慈笑道：“你编个圈让我跳呢。”冀玉反问道：“我几时骗过你？”林牧慈便问道：“你就不怕我飞了？”冀玉冷笑道：“你飞得再高，这头的线还在我手里攥着呢——你还能飞到天外去？”

第十章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138

酒喝到一半，丁队长望着林牧慈，目光有些暧昧地说：“林行长你行啊，能让两个女人为你奋不顾身。这样的男人没白活。”林牧慈尴尬地笑笑，忙端起酒杯说：“丁队长说笑话了，她们也是为了工作。两百多万，毕竟不是个小数啊，也牵涉到她们的自身利益。”丁队长笑道：“未必吧？起码那个李晓红……”话说了一半又打住了，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第十一章 桃花潭水深千尺

158

李晓红一没学历，二没金融专业知识，三没工作经验，按说就是翻遍香山市行所有员工的花名册也轮不到她，而这个荒唐的提名一出来偏偏就获得了通过。事后华青山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李晓红是整座大厦最逍遥，最洒脱的局外人。她做副行长对吴行长和吕建民都不会形成直接的威胁，更何况她的背景太特殊。

第十二章 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

176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李晓红从外面打来的电话，说是已经与交通局的谢局长说好，人家已答应将户头转到橡林支行来。林牧慈听了心中暗喜，若李晓红能将交通局的账户拉过来，支行账上就有上亿的存款进来，顶得上两个储蓄所的余额了。李晓红那边又说，人家总不会无缘无故就将账户转过来的，林牧慈忙说那是那是，奖励部分就按规定的比例提成。

第十三章 一片冰心在玉壶

194

不出一个星期，林牧慈那篇调查报告就在《金融日报》上全文登出。文章见报后在省行和香山市行犹如引爆了一颗重型炸弹。据说吕建民看后大发雷霆，在临时召开的党组会上指责林牧慈违犯组织原则，不经党委同意随意将行内情况捅向社会，严重损害了全行的形象，并提议对林牧慈做出严厉的处分。吴行长反驳道：“文责自负，若林行长在文章中无中生有，诋毁行里的形象，自然要追究他的责任。若文章确有其事，组织上就无权干涉人家写作的自由。”当天省行行长也亲自将电话打给林牧慈，问他敢不敢对文章的内容负责。林牧慈回道：“我可以对着法律向省行保证，文章中列举的事实全部有据可查。”

第十四章 山衔日，泪洒西风独立

206

城东支行是个老行，历史较久，一座五层楼上面是职工住宅，下面是营业房。一楼正中间开一扇大门，进门后一处院落，院子用砖墙隔成两块，左边供职工放自行车，右边就是金库，金库的院墙上拉着铁丝网，装着厚重的铁门，穿过院子再通过几扇防守严密的安全门才可以进入地下室的金库。支行的两扇大门敞开着，林牧慈拐入后那辆白色面包车上也下来两个男子，尾随着他进了支行的大门。

第十五章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

233

冀玉临下车的时候望着林牧慈说：“若要早早与杨家的官司了断，我送你一句话。”林牧慈问道：“怎么讲？”冀玉回道：“既然小雨是湿，大雨也是湿，索性扔了那不遮雨的破伞，早跑到地方倒少挨了雨淋。”林牧慈说：“这话有道理，只是……”冀玉说：“四个字——釜底抽薪。”林牧慈想了想恍然大悟，笑道：“就凭这四个字，牧慈甘拜下风了。”

第十六章 月光如水水如天

245

崔行长毕竟分管着纪检这一块，若真在党委会上搁浅，他有权直接绕过市行向省分行监察室递交材料。这一来惊动了省行不说，很可能惊动了省检察院，反而对他们更不利。我想，他们更希望在香山市内部消化。

第十七章 风乍起，吹皱一湖春水

270

沈小斌忙陪着笑说：“行行，方姐别生气，我又没说不要。”一边说着就将那家银行与朋友的名字写给了方萍，随后又问道：“那个林牧慈，我不信他是柳下惠再世。摄像头为你装上了，迷幻药也给你了，你哪日才能搞定他？”就听方萍求道：“小斌啊，积点德吧，人家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何必要拆散了人家？”沈小斌冷笑道：“嘿嘿，没想到方姐还是菩萨心肠。他是行长，控制了他我手里才会有更多的资金。”

第十八章 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286

陶洪亮说：“世上的穷人太多了，你接济得完么？”冬妹说：“这道理我也明白，就我这点工资不吃不喝也打发不了他们。可我又狠不下心拒绝，一见到他们头上的白发我就想到妈，就想落泪。”陶洪亮说：“若想帮助他们，就要多做产品，扩大厂子的规模。大家都有活干了，穷人才会真正减少。”

第十九章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298

那边正吃着饭，林牧慈便将敲字的速度慢下来，无意间发现硬盘指示灯在闪烁，起初也不在意，以为系统正从硬盘往内存调数据，可是久了硬盘灯仍不见暗下来，便觉不妙，仔细观察发现有黑客已潜入自己硬盘里，正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搜索。

第二十章 一江烟水照晴岚

312

牧慈啊，你学识渊博，又聪明，在所有科级干部中对我是最欣赏的。你也到了这个年龄，大小也是行长，政治上也该成熟了。就说杨行长这件事儿吧，不过在失职与失误之间，你拼死将他往监狱推对我们行有什么好处？就算将他判了刑，那些钱也会以赃款收缴国库，我们落不下一分不说，反被媒体炒得全社会都知道了，到那时全行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十一章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328

小肖说：“北泉寺的香火灵验远近闻名，省城也断不了来烧香求佛的。听说有个厅长退休，几位副厅长打破头争这个位置，排在最后那位心里也想试试，却又没什么后台，无奈之下就来北泉寺烧香，许愿说若能保佑他当上厅长，一定向寺里捐两百万为佛重修金身。没想才过几天，那三位副厅长接连出事儿，一个被双规，一个翻车送了命，另一个平时好好的却突然检查出癌症住了院，最后这厅长还真让他做了。”

第二十二章 光，千古照沧浪

352

李晓红虽说在智商上不算很高，但关键时刻还是一点就透，忙说：“那是那是，这也算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他报了案，我一口咬定这密码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又拿我如何？”林牧慈笑道：“对啊，这些钱与他公司的

慈问道：“知道这胶管通向哪里？”见林牧慈沉默不语，姚君接着说：“告诉你吧，就接在厨房的煤气开关上。明日人们就会发现一对偷情男女赤身裸体躺在卧室里，死因是煤气中毒。”

第二十七章 此曲只应天上有

424

冬妹听了这话稍稍安下心来，问道：“牧慈已辞去行长，半晌不夜的怎么想起要整他？”谷主任说：“我也想了一下午，兴许与杨富贵有关吧，听说省纪委监委组住在香山宾馆，林行长手里大概有对杨富贵不利的东西。他儿子是橡林区的副区长，要整林行长倒也有这个能力。”冬妹说：“船原来弯在这处，谢谢谷主任指点。”

第二十八章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446

与文静分手后，林牧慈步行着回到家，打开房门一股浓烈的煤气味扑鼻而来，林牧慈愣了一下，很快镇静下来，也没敢开灯，摸着黑小心翼翼走向厨房，生怕碰翻了金属物撞击出火花来。在厨房找到煤气开关，屏住气缓缓关掉了，又轻轻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流进来。做完这一切林牧慈才透了一口气，感觉这煤气泄漏得蹊跷，自己还没到出门忘记关煤气开关的年龄吧？

第二十九章 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

469

时光转眼流到了初夏，林牧慈也渐渐从冬妹不幸的阴影中走出来，又整日关在家里将自己这两年破译省行数据中心密码的过程整理后写了一篇文章，试着寄给了一家美国的学术杂志。然后便思量着开一家软件公司，没想几次看中房子，预付了租金并签下协议，临到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房主又变了卦，林牧慈不解地问道：“我给的租金又不比别家少，为何不肯租与我？”

第一章 碧云深，碧云深处路难寻

立春那日，林牧慈上班的路上收到同事李晓红发来的短信，祝他生日快乐。看过短信林牧慈立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一种说不出的怅惘涌上心头。四十岁的人生犹如日过正午，正悄然向西山落去，怪不得梦里总见到玫瑰色的晚霞。

从家到单位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花坛里的月季刚绽出紫色的嫩芽。这一大片土地是前几年开发的新区，市政府部门半数已迁入。新区街道宽敞，路上的车辆不多，也就没什么限制，轿车、卡车、面包车、农用车信马由缰，但轿车的档次明显比老城区高一些。望着南来北往的车辆，林牧慈突发奇想，暗暗想道：如果闭上眼睛数到十，睁开眼最先见到的会是辆什么样的车？不如现在就赌一把——若是轿车，将来定会成就一番事业，车子档次越高，成就越加卓著；卡车和面包车就是打工的命，一世平凡，忙忙碌碌度过此生。

于是，这个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中年人站在初春灿烂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开始赌自己的命运。他默默数到十，猛地睁开眼见到一辆长城皮卡从面前驶过。这个结果让林牧慈不知所措，设定的程序中并无这个选项，无效！重新开始。再数到十时，眼前驶过的仍是一辆皮卡，不过换成了日产，无效！最后一次，无论何种结果都要接受。这次林牧慈并不急着开始计数，他耐心地等到一辆豪华的奔驰驶过来才重新开始。忐忑不安地数到十，睁开眼迎面驶来的仍是辆皮卡，车型却换成了尼桑。不可思议，这条马路上轿车占了七成，剩下的多半是面包车，半天难得撞见一辆皮卡。林

牧慈不禁倒吸一口气，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双神秘的手在操纵着人们的命运。

穿过带花园的十字路口，对面就是那座新区目前最高的建筑。四层的裙楼包裹在深色的大理石和巨大的落地玻璃中，二十六层主楼浅绿的幕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远望犹如一棵大葱插在四四方方的玻璃盆里。对面的人行道上架着一台水准仪，一台经纬仪，三五个戴遮阳帽的人正在忙碌着。林牧慈曾听人讲，这座启用不到两年的大厦存在质量问题，行长专程从省建筑设计院请来土木工程专家，正在制定修补方案。林牧慈想，果真出了设计和施工缺陷，大厦存在的问题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这座全市最高的金融大厦一直是多灾多难，从图纸就开始难产，立项时市行报二十六层，到省分行给减了八层，裙楼三层，主楼十五层。开挖地基时，当时的行长杨福贵坚持按原图纸施工。楼盖到一半资金告罄，工程被迫停下，这一停就是大半年。停工期间，杨福贵三天两头往省分行跑。凭着与张行长同乡加老部下的关系，省分行竟然又拨给六千五百万，最终在伏牛山脉与黄淮大平原的结合处竖起一根绿色的大葱。就在这棵大葱节节拔高的时候，林牧慈就风闻承建大厦的腾飞建筑工程公司与杨行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说腾飞公司的真正主人是杨福贵的二儿子杨国庆，也有人说，腾飞公司根本不具备大厦的施工资质，拿到工程暗里又转包给另一家建筑公司。

风也罢，雨也罢，林牧慈权当雨过天晴。只因一次小聚，与他光屁股长大的朋友，如今任行里监察室主任的华青山的一次闲聊，才让林牧慈相信杨行长为大厦呕心沥血的动机并不那么纯洁，在他执着地培育这棵大葱的时候，已经为自己的引退捞足了最后一桶金。

华青山从部队转业进入这家银行一直在监察岗位上栉风沐雨，查出不少大案，也树下自己都数不清的仇敌。记得那次酒酣之际，他曾问华青山为何不把掌握的情况向分行举报。华青山冷笑道：“老弟你是爱我还是害我？依杨福贵与张行长的关系，不等把杨福贵掀翻我就卷铺盖回家了。”林牧慈笑道：“我以为你老兄包公在世呢，原也是个绣花枕头。”华青山也笑了，说：“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林牧慈的办公室在十九层，门上的牌子是金融理论研究室，这是大厦目前启用的最高的楼层。整个楼层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林牧慈是副科级组

长，手下唯一的兵便是那位离而立之年仅一步之遥的李晓红。在机关所有部门中，林牧慈这个组最无实权，平日里鲜有闲人造访，是大厦里难得的一块世外桃源。

想到那个短信林牧慈不禁又胡思乱想了一阵儿，打开自己编写的程序，经过几层链接开始向最后的堡垒发起攻击。这几日林牧慈在破译密码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已经掌握了远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省分行数据中心那台大型计算机的加密算法，只待破解后，就可以在那台计算机内畅行无阻。下一步，还可以通过银联网进入到省内所有联网的银行，就像拿着一张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可以在任何一家联网的自动提款机上取款一样轻松。

时间在飞速流逝，林牧慈制作的利剑正一步步刺向堡垒的核心，中间虽然也遇到防火墙的抵抗，但已是不堪一击，甚至连警告都未来得及发出就被穿透。接近核心时，林牧慈决定退出。每日开始营业的这半个小时，是全省两千多个营业网点的终端机向省分行中心机签到的时刻，林牧慈选择这个时间非法进入不会引起监控系统的察觉。一旦过久，监控系统就会向他发出超时警告，并立即封闭他得之不易的注册账号和密码。一天中第二个时机是在下午下班前后，当两千多台终端机纷纷向主机签退时混入其中，同样也不会引起主机报警系统的察觉。

退出攻击程序，林牧慈突然感到口渴，便去冲了一杯青茶慢慢地品着，随手从计算机里调出一个叫小五张的扑克牌游戏。这游戏赌博用的，以点决胜负。游戏按难易程度分成 ABCD 四个等级，D 最易，是入门级，A 最难，只有高手才玩得转。这个游戏软件里对家尽是靓妹帅哥，选择的级别越高，妹妹越靓哥哥更帅。开始时每人一百元坐底，每输一百元便要脱去一件衣服，直到脱得一丝不挂。林牧慈每次玩都要选择 A 级，而且赢多输少，当对方将优美的曲线袒露在面前时，他那破锣般的嗓子忍不住要哼一曲不成调的老歌。

正玩得兴浓时李晓红从半掩的门外进来，悄悄立在林牧慈身后。这是一位颇具姿色的女人，林牧慈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机关人力资源部，他为了补办丢失的员工卡来开证明手续，她恰恰拿着调令来报到。她的美貌倒在其次，那亭亭玉立的身段着实让林牧慈眼前一亮，心跳骤然加剧，暗暗喊道：“艺术品，上帝的艺术品！”当下便在心中叹道：若能与这女子同窗共



事，真乃人生一大乐趣。没想到李晓红竟如愿分在他的麾下，喜出望外不免得意忘形，无意中将满心的欢喜带到家中，竟被妻子冀玉察觉，冷笑道：“凭你那老鼠胆，也就当幅美人图看看罢了。”

如今，好东西往往都被有钱人占去了，这件上帝的艺术品也不例外，做了香山市现任市委书记的儿媳妇，丈夫是本市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据说家产已过半亿。由于那个短信的缘故吧，她望着他时脸颊微微泛着红晕。许是条件过于优越，每日不用为生计东奔西忙，信息室的工作又悠闲自在，自迁入大厦这片世外桃源，李晓红越发显得慵懒，袅袅娜娜的身段也日渐丰满起来。不过，林牧慈还是从细微处感觉到她虽是嫁了一个好婆家，想来日子并不如意，淡妆后的美貌遮不住苍白和憔悴，刻意做出的欢笑掩不住丝丝忧郁。这时候，林牧慈仿佛看到烧汤花在傍晚开放时那种凄美的嫣红。

此刻林牧慈玩兴正浓，已将其中一名女郎脱得只剩下三点式，手里这把牌如果赢下来，就要开门直见嵩山雪了。李晓红在身后忍俊不住，扑哧笑了，说：“林主任还玩这啊。”林牧慈吓了一跳，回头见是李晓红，脸上就有些不自在，说：“查了半天资料，累了，放松放松。”李晓红只是抿着嘴笑，林牧慈红着脸说：“既然有输赢嘛，总要下个注，要不玩起来不提劲。”李晓红笑道：“有这么下注的？”林牧慈也笑了，回道：“我想赌美元，可惜她没有。这牌你没玩过吧？其实挺有意思的。”李晓红问道：“是么？”林牧慈回道：“不骗你，你要是学会了，没准连饭也忘了吃。”李晓红脸颊立马飞上两片红晕，说：“我才不玩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林牧慈说：“还可以押钱呀，麻将桌上不也赌输赢？其实都一样的。”李晓红想了想说：“倒也是。怎么个玩法？好学么？”林牧慈说：“很简单的，一讲就会。”李晓红说：“若是这样，倒可试试。你现在就教我吧，”

于是，林牧慈拿一张椅子放在旁边，开始教她怎样进入游戏，如何选择难易等级，有哪些游戏规则。李晓红接受知识的悟性显然不如她的相熟那般出色，上帝在创造这件艺术品的时候大概太注重外貌，却忘了再赋予她出众的智慧。林牧慈耐着性子讲了几遍，总算教她学会了出牌。李晓红平时也是麻将桌上的常客，刚知晓了一点输赢便要和林牧慈赌一把。林牧慈笑道：“算了吧，我若赢了你，让别人笑我欺生呢——回去对着机器练上几天再玩吧。”

知怎的，突然生出一丝怜悯来，心中便多出一层不平。吴行长来香山市以前在邻省分行机关任办公室主任，叶落归根，人上了年纪自然眷恋故乡，便通过关系调回香山。去年杨行长年龄到站，排在第一位的副行长吕建民最有希望得到这个位置，早在一年前就紧锣密鼓开始活动，据说省行张行长也很器重这位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干部，多次在党组会上提到他。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料到杨行长退休前，张行长突然被调到总行任了一个闲差，而半道上又杀出吴行长这个程咬金来，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升迁变做了黄粱梦，吕建民自是一万个不甘心。班子五个成员，除了分管工会、保卫的副行长崔大成，另外三个全是杨行长一手提拔起来，此时自然拧成一股绳。吴行长无论在党组还是行务会上都是少数，他这个一把手只落个名分罢了。

大会议程定下后，写讲话稿的事又让许主任犯了愁。许主任是吕建民的人，吕行长的讲话稿他责无旁贷；小黄呢，就安排写刘行长的稿子，这一来吴行长的讲话稿就落空了。在这座大厦里，公认的三杆笔都在办公室，一杆是许主任，另一杆是从下面支行借调的小黄，还有一杆就是林牧慈。不过，林牧慈只写金融理论和调查报告，讲话稿、工作总结和通讯报道他从不染指。他说一看这些抬轿子、吹喇叭，能把老鼠吹成大象的文章就头疼。像这次将要召开的全年工作会议，是全年每年一次最重要的大型会议。按惯例，会议由一位副行长主持，行长做主题报告，听说在讨论这次会议议程的班子会上，吕建民竟打破常规提议主讲由两人完成，去年的工作总结由主管内部的刘凤娟讲，他讲本年度的工作重点，宣布人事、机构改革方案；会议由主管营销的冯海涛副行长主持，吴行长作最后的大会总结；崔大成更轻松，除了坐主席台外，唯一的任务就是随全体班子成员为先进颁奖。大会议程出来后机关默然，没人怀疑年过半百来自异乡的吴行长不过是一位匆匆过客，捂不热位置便会叶落归根。

但叶落归根毕竟是以以后的事情，既然客人已经落座，这茶还是要上的，所以讲话稿必须有人写，还不能写得一塌糊涂。许主任斟酌再三找到林牧慈，又怕他认起真来一口回绝，陪着笑脸好话足足说了一箩筐。林牧慈望着平日见了行长才肯笑出一脸菊花的主任，当时心便有些软了，又想到吴行长初来乍到，受人排挤，自己总不成也做那狗眼看人低的势利小人，于是就爽快地应承下来。

说话间，桌上白色的外线电话响起，吴行长向林牧慈点点头便拿起话筒。林牧慈无意间看到电话机旁边一本已经翻旧的《容斋随笔》，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再打量四周，林牧慈看到侧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立轴，图中寒山瘦水，秋林萧瑟，意境苍远。见吴行长的电话一时半会还不会放下，林牧慈便起身走近画前。看过题款和铃印，便知是冒襄的《寒山瘦水图》的临摹品。在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冒襄一幅尺二横幅已卖到上百万元人民币，像这幅更在五百万元以上，若是真迹吴行长绝不敢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与侯方域、陈定生、方以智并称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与董小宛之间有一段凄婉缠绵，流芳百年的爱情故事，更增加了他的字画价值。画的意境也让林牧慈如痴如醉，虽说出自今人之手，但临摹者也非等闲之辈，细看笔墨古淡萧散，图中淡墨远山，溪水潺潺，茅舍中有两人对坐品茗，望去顿生归隐之意。

不知何时吴行长已立身后，似看画又似看人。林牧慈自觉失态，忙把目光从画上收回。吴行长问道：“这画如何？”林牧慈回道：“挺好，虽不是真迹，但临摹者也非等闲之辈——瞧这笔法古朴淡雅，深得明人画风。”吴行长笑道：“没想到这楼里真的是藏龙卧虎啊。”林牧慈忙回道：“不好意思，胡乱说说罢了，若论书画我是门外汉。”吴行长说：“这话谦虚了，就凭刚才一番评论也足见林主任博古通今，国学扎实啊。”

吴行长这话一箭中的。林牧慈的爷爷民国私塾出身，之乎者也不用说，书画上有极高的造诣，尤其擅长山水，他的字画在古城京古斋一露面便会有人买去。林牧慈刚上幼儿园就赶上“文革”轰轰烈烈闹起来，不久这把火又烧到爸身上。爸妈自身难保哪顾得上管儿子？老先生便将林牧慈从省城接来，等他长大些找那逃过劫难的老本子让他读。开始是《百家姓》、《三字经》，六岁时读《千家诗》、《声律发蒙》，整日背些“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再大些，已能握笔临摹柳公元的碑帖，画些简单的花鸟虫鱼。又过了两年，林牧慈在大桥局做工程师的爸爸随着大三线建设去了大西南，留在省城的妈又要照顾两个姐姐，林牧慈便一直留在香山读书，闲时就跟着爷爷读国文习字画，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直到“文革”结束后学习突然变得紧张，才将精力转到高考这边来。“文革”结束爸从西南调回省城，几次劝爷爷搬省城去住，平时也好有个照应，但老人家死活不肯离开小城，说是日近西山的人了，岂

可再将这把老骨头抛在外面？这下可难住了爸妈，已读初中的林牧慈说，这好办啊，我留下陪爷爷不就行了。好多年以后，爸妈还有两个姐姐一提起这件事就有无限的遗憾，总感到欠了他许多。

议完了画吴行长说：“只顾了说画，倒忘了正事，还是议稿子吧。”两人就开始讨论稿子。说是讨论，实质上是领导表示意见。这只是一篇初稿，多数情况下秘书写稿都是在摸透了领导的脾性后下笔的，轻车熟路写起来才得心应手。而林牧慈对吴行长的领导作风、工作思路、包括文笔都一无所知、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拿出这篇初稿。翻着手里的稿子，上面并不像吴行长刚才赞誉的那样——挑不出一毛病，几乎每页上都有改动，林牧慈随手看了几处，感觉这个处处受气，有职无权的行长文学底子不薄，很有自己的见解，怎么看也不像黄叶飘零的过客。

稿子议到最后，林牧慈与吴行长发生严重分歧。吴行长认为林牧慈对未来描绘的不够光明，林牧慈说：“行长啊，就这还是拔高了八度。”吴行长说：“你对我们行的发展形势低估了吧？”林牧慈说：“岂是低估，甚至是悲观。我敢说，换成私人银行早就破产了。”

一直到结束，林牧慈仍固执己见。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吴行长在他快要出门时突然说：“牧慈，不要定了稿就不来了，没事常过来坐坐。”听了这话林牧慈不禁愣了一下，他隐隐感觉吴行长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变化。

下午眼看着到了营业网点向主机签退的时间，林牧慈打开机器进入程序，接着上午的战果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屏幕闪烁，进程在一步步逼近一百公里外那台主机的核心，突然间，像打开一扇厚重的大门，豁然走进一片全新的世界，那里天高云淡，地博水阔，遍地是灿灿的黄金。林牧慈激动地跳起来，攥着拳头在屋里转起圈子。快两年了，他日夜兼程，终于攀上了似乎不可到达的顶峰。其实促使他这么废寝忘食，锲而不舍地要破解省分行数据中心秘密的起因既简单又可笑，不过一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刻薄话罢了。两年前，全省数据大集中，将分散在各市二级分行的数据统一集中到省分行的大型机上。那天省分行的科技人员在营业部对香山市分行的数据进行移植，林牧慈为一篇调研报告也来到营业部，搞技术的人都有一个通病，见到一个新系统试用自然有些好奇，不由自主就凑了过去。人还未站定，操作的年轻人回首瞪着他，轻蔑地呵斥道：“看啥看？让你看你也看不懂！”